PL
2687
S8432k3
1747
v. 2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　焯敦復　增訂
龍孫初篁

與胡樞密 名見前卷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遂不復遣問即日溽暑蒸惟鈞候萬福霪雨連日晝夜不止獘與敝通廬所占地亢高仰一夕漫而為壑荆谿汙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隣先物之幾非庸衆之所能及也

頌言 禮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獘廬 禮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占地 李衛公問對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

〔增〕高仰 漢書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

〔增〕荊谿 一統志宜興本吳荊溪地秦置陽羨縣溪上通蕪湖下注震澤達松江而入于海溪流既遠瀲瀲可鑑溪南峯巒相映如畫名賢多取為隱處之勝

先物之幾 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後漢書沉幾先物

遷徙一番紛紛及是必已安堵僑居隘陋一旦決然

舍去千巖萬壑左右照映臥北窗之好風望西山之佳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乎緬想神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增】僑居 魏書杜銓傳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上郡韋應物詩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

千巖萬壑 見卷一訣墓帖內

一適 北齊邢子才傳望實兼重脫略簡易坐臥恒在一小屋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笑曰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增】神宇 世說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怡然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增】脩然 脩通翛類篇思邀切音宵翛然見下帖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脩然粗有

生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尚須登門以謝萬一

〔增〕脩然（莊子大宗師脩然而往白香山松聲詩竟夕遂不寐通體俱脩然六作蕭）珠玉之側（〔訂〕世說容止門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玩亡窮具審履茲涼秋鈞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當（舊本作嘗）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衆一往而廢

錮中有強聒之嫌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横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竢穐晚拜伏門下

增老罷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不思癈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究其一藝註罷讀曰疲

增草草 昌黎論史書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于令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於萬世乎

增樞密 馬氏通攷樞密唐代宗置宗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容齋隨筆唐世專以內侍為之五代以來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每遇大忌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

增西徐 前卷自九江帖已見之蓋公還居霅

增横林 由常州郡城循運河而東四十里為横林鎮

增中宮服 周禮內宰號漢舊儀稱皇

后為中宮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邢皇后康邸夫
人從三宮北遷及即位遙冊為皇后紹興九年崩
於五國城得崩聞輟朝行釋
服之祭十二年八月梓宮至
【增】寄居官
李劉四六
標準有致
寄居官諸啓如云裁吾黨之斐然事是邦之賢者
固已重清廟九九之鼎謂當應泰階兩兩之符乃
甘松菊之主人暫作園林之勝事
盖謂領祠謝政閑住寄祿等官也
【增】癈錮
劉禹錫
謝武相
公啓一坐飛
語癈錮十年
【增】強聒
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增】行李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外
傳周語行理以節逆之泊宅編李理義通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
孟子言治任理亦治也

郡中報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祭趨丹陽道
上五馬餞於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

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謬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即日秋高萘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蔀屋之下衣衾沾濕體中益不佳矣調護稍復小舟馳造

增五馬 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遯齋閒覽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增鄉校 左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增誕謾 老泉管仲論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增野次 晉馬榮戍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王勃詩征驂臨野次別袂慘江垂

蔀屋 易豐卦六二九四豐其蔀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蔀覆曖障光明之物也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郡檄報中宮之訃地遠犇赴不逮遂戴星從横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装上狀極草草此與前二簡語多複出不相照似別致他人者

增欬唾莊子漁父篇竊待於下風幸聞欬唾之音增解装鄭嵎津陽門詩酒家顧客催解装案前羅列樽與卮

某投老作郡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歎豔以為寵偶屬遷徙不即伏拜門下占叙感悰尚恃眷恤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增作甕六一居士詩有似蠶作繭縮身將自藏著帽進晉書謝安傳桓溫詣謝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廈一人之數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魚龍入室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矣

賀廈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蟣蝨相吊增一榻唐書裴坦傳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牟融詩秋成準擬重來此沈醉何妨一榻眠大浸見卷一與張右丞帖魚龍入室東坡秋陽賦舟行城郭魚龍入室增少須左傳子不少須少須眾愳盡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誨荅審聞體胖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微痾已去體矣如烟霞痼疾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增〕白鷗築當是胡樞密別館之名　煙霞痼疾唐書隱逸田遊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增〕砭藥左傳襄二十三年美疢不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季世無佳石以鐵代之蘇長公詩而我嬾拙病不受砭藥除

秋氣益高橫山之下豁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

以拘係不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梁尚書名淩嘉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增秋氣高少陵詩千崖秋氣高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增目盡為界揚子雲較獵賦東瞰目盡東坡聚遠樓詩直將眼力為疆界何曾人間萬户侯

拘係易隨卦拘係之

增同載蜀志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易觀晉張翰傳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同載即去不告家人

增展墓禮檀弓展墓而入展本訓開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增遷延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欒黶曰余馬首欲東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蒙諭以足鄰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可澄撓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耶

〔增〕甲辰丙寅 祿命書甲祿寅乙祿卯丙戊祿巳丁巳祿午庚祿申辛祿酉壬祿亥癸祿子此言有情祿位之說也

〔增〕養恬 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萬頃 〔訂〕世說德行門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

之不濁其氣深廣難測量也**拘拘**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為恭而疑當有屬字多事心迹不相關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忽拜使者於門函教寵存慰薦加厚但以踈慢自訟而已

【增】心跡杜詩屛跡三首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形骸之外**莊子德充符今子與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衰老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旹足以追聚星之盛新築甫就獲此榮耀匆匆啓報莫叙感歲之意也

〔增〕一顧 蕭子顯自序一顧之恩非望而至謝朓詩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 席門車轍 陳平傳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聚星 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增〕東坡聚星堂雪詩引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囏難中特出奇麗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

輒舉前令各賦一章集雪詩注公時在潁州六一

增勿勿顏氏家訓書翰稱勿勿不知所由或安言此勿勿之殘缺者及考說文乃知忽遽者稱為勿勿東觀餘論今俗勿中加點作匆為忽遽字彌失真矣

增感蔵涑水答張尉書承賜書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耶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愧中懼終於感蔵知幸知幸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官老懷自不釋然而含弟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名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秘方拜貺銘荷為肘後之蔵也

增名醫舊唐書李勣傳勣遇疾家中名醫巫皆不許入門肘後陶貞白肘後百一方序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譔述見葛氏肘

後細碎殊乏申一隅之思輙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畧為周徧矣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所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獨無韓公示兒之句以紀新堂賔客之盛領書又沐題品衰老感嘆而已

韓公示兒 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峩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碁槊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洪氏辨證謂李絳崔羣之徒也

新堂 又示兒詩中堂高且新

增題品 東坡監試詩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

即日履茲新春恭惟鈞候萬福某中冬冀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換逋慢癈禮遂無以藉口某頓首南向而已

望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增〕歲換白香山詩別君只如昨芳歲換六七蘇長公立春日詩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增〕逋慢晉書齊獻王攸傳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媿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鈞候復何如樞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又勤省覽尚冀詧恕

麾下（史記漢書作戲注戲讀曰麾）未能免俗〔訂〕（世說任誕門阮仲容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某以暑中苦瘡痏而苛癢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緒無憀坐此不皆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所勞也

〔增〕苛癢（禮內則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爾雅釋言苛妎也郭注苛者多疾妎後多作痾王融議給虜書疏豈直疥癢輊痾容為心腹重患）〔增〕爬搔（昌黎集孟刑部聯句憔興劇爬疥注

爬或作爬今字書爬音爬無爬音文選把搔無已把蒲庵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蘇軾詩南牕晴日照爬搔〔增〕次骨史記酷吏傳内深次骨索隱次至也〔增〕築室詩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半山詩會將築室反畊釣相與共處吟山湖〔增〕歸宿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蘇軾詩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

分賜龍焙絕品謹已拜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爲第一義也未敢烹試詰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龍焙〔訂〕東坡西江月詞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珎泉雪芽雙井散神仙苗裔來從北苑第一義益州保害寺無住禪師杜鴻漸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公曰蒙師開示不可思議按禪家上堂先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下

座則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濆如是〔增〕詰朝左傳成二年詰朝請見杜注詰朝平旦

親舊書信斗水直百錢渴欲死矣安知橫山主人吞雲夢八九而不蔕芥於胷中乎路公彌尹應天犯大暑犇命而去某以為不如据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也

斗水少陵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盞用莊子斗升之水語也　吞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張揖注蔕芥刺鯁也〔增〕應天宋地理志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景德三年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為南京　奔命左傳楚罷於犇命　南柯

〔訂〕異聞録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尚金枝公主王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屈卿爲守綮日達郡及寤于槐樹下尋穴有大穴洞然明朗一大蟺乃王也又一穴直上南枝即所領南柯郡也〔增〕一餉韓退之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蘇子瞻詩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鴻慶本集亦有梦短一餉榮之句

橫山稍有郡人携客造觀者前曰狐狸之宅一經點化遂爲冠世絕境三絕句上呈當公一㗛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狐狸宅左傳襄十四年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增〕點化國老談化賀蘭歸真隱居嵩山真宗召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增〕吾詩二句此蘇長公寄謝

秦太虛黃樓賦詩其篇首云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其中即二句云云

原附三絕句

波閒指點見青紅雪脊崚嶒倚半空刄出生綃三百幅遊人渾在西圖中一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二溜雨蒼皮四十圍年来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抱皆三

輒以横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然公豈山中之人為蒼生彊起光輔中興功遂身退然後歸西州表東海亦未晚耳

〔增〕豈山中人東坡方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

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為蒼生起見前卷末功遂身退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者天之道歸西州訂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析城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遇疾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表東海左傳襄二十九年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注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

原附

橫山堂詩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我公擅一壑層雲生盪胸放眼八極外坐驚兩腋風峩峩十二鬟半坐簾幕重脩眉新畫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愜平生似為悅已容百金置酒地一窗戶浮青紅高稜拄笏見採菊籬下迤坡陀經千丈橫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曉沙暄鷰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太白琢天巧朱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焉知

橫山下一榻卧老龍功名方鼎来龜祥㐌非熊勒
石頌中興　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
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别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藿食者也而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故嘗撫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侍閒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訂〕晉書隱逸傳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脱不羈任真自得性嗜酒飲必醉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来辭家務悉委之兒僕雅詠不輟以此自終南史隱逸傳叙論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影窮巖藪形愚谷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或憲全後悔

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唫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若夫陶潛之徒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

陳元龍〔訂〕魏志呂布傳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亂而君求田問舍何緣得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先賢行狀登在廣陵威信宣布太祖到下邳登帥郡兵為先驅拜伏波將軍有吞滅江南之志遷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江而嘆恨不早用元龍計令封豕養其爪牙

藿食肉食〔訂〕說苑東郭祖朝上書於晉獻公請問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與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乎〔增〕

撫按南史王融傳融為中書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韻會按案互通

秦無人

左傳文十三年秦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張公〔訂〕杜詩洗兵馬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東坡云謂張鎬也舊唐書鎬字從周風儀魁岸好談王霸大畧自褐衣拜左拾遺元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元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為相

黿潭冢舍猥勤騎從存沒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塵為媿某自陪杖屨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而已進之悔不可追也蒙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敘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猶龍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增〕六秀書　鮑照河清頌金芝九基木禾六秀胡書侯攷

某自去違墻屏念欲啓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貺伏蒙遣介馳賜翰墨恭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掐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溪上真入紅蓮幕矣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增〕動止　荀子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南史王弘傳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書翰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增〕嘉惠　賈誼弔屈原賦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紅蓮幕〔訂〕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字景行王儉用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羨之〔增〕攬衣古詩攬衣曳長帶

與楊樞密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馳心而已即日春寒恭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故數蹈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得遂首邱獨有門墻相望千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不宣

〔增〕形隔東坡和陶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咫尺之書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發

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

天幸〔訂〕漢書霍去病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首邱〔訂〕禮檀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晉書載記慕容暐犇於昌黎爲苻堅所執堅詰其奔狀暐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爾白虎通言不忘本也

執事官成名立暫愒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宰天下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爲一代宗臣所冀加護茵鼎以佇廷告

〔增〕官成名立漢書疏廣傳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

〔增〕神館溫子昇舜廟碑靈宮肅肅神館微微皆楊樞密方在領祠就閑之日也

〔增〕百聞一

見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宰天下〔許〕漢書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宗臣漢書蕭曹傳贊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茵鼎注見卷一與胡樞密

某自歸田不復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蹟後遷西徐以安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淛東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溫溫州明即四明間有與晤語者否某幸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

歸田〔許〕文選張平子有歸田賦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東坡遊金山詩江山如此不

歸山江神應笑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增城府後漢隱逸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增三家市劒南集亦有之青旆三家市黃節十里岡

四明洞天記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四明在明州

乘牛車漢書朱雲傳雲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埜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慰藉陳人蒙賜已厚比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疢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

不可言也即日履茲涼秋蒸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築室三間門以兩版面壁趺坐以觀六十年之非樞密在廊廟餘光所照卑栖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曰佇廷告亟躋宰（當有席字）福天下慰此區區今世俗所尚以數造門為恭否則以數致書為勤某伐樹削迹不齒於縉紳固不容輒登一時貴人之門而寒溫之問不出於東阡西陌豈敢飾固陋之辭譊譊強聒以觸犯嚴之皐然區區系心門下如抱飢渴與夫晨夕躬掃除進竿牘如世俗所謂文具者固有間矣高明所

照必諒此心

陳人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增〕三間世說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衛住西頭白樂天詩五架三間新艸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增〕兩版韓吏部剝啄行門以兩版叢書其間面壁注見卷一與藥左丞〔增〕趺坐法苑珠林致敬篇跏趺不垂腳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增〕六十年非莊子則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東坡荅王幼安宣德啓求田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餘光〔訂〕史記甘茂傳蘇代為齊使于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增〕卑棲任士林翰音賦曉樹卑棲晚柵蔵餒孟東野詩

月仙有髙曜鳴鳳無卑棲**俯啄**昌黎送浮屠文暢師序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

伐樹削跡莊子天運孔子西遊于衛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今夫子亦取先王已陳之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尌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

〔增〕**寒溫**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江總詩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

東阡西陌應劭風俗通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增〕古讀越陌度阡互為主客

〔增〕**譊譊**蜀志孟光傳光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来敏争此二義光當譊譊讙咋法言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曷是為也天下之亾聖也久矣呶呶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強聒註見本卷與胡樞密帖

〔增〕**犯嚴**

梅亭四六見之幽桂遺榛菅底敢累犯嚴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掃除周禮夏官隷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竿牘註見本卷與胡樞密〔增〕文具漢鼂錯傳秦任刀筆之吏其獘徒文具無惻隱之實

猖狂妄行自陷於大譴大呵之域尚復何言而哀窮悼屈不忍辱在涅塗必欲援而出之獨執事有惓惓不已之意某去公門墻二十年矣設有舊惡亦將隨數化而改況初無纖芥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為某讀書見柳子厚不堪讁辱至欲自比於璧浮圖病顙之駒而怨懟不已遂指天為癰痔草木果蓏不足置

存亡得喪於其間譊譊至老死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有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猖狂妄行 莊子山木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

〔增〕大譴大呵 漢書作大譴大何師古注譴責也何詰問也類篇呵通作何

哀窮悼屈 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辱在埿塗 〔訂〕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季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杜工部長沙送李十一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埿塗

塗遂晚收涅廣韻集韻音泥塗也〔增〕**數化**離騷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增〕**纖芥**王襃九懷卒莫有兮纖芥永余思兮怞怞南史霙寄傳留中豁然曾無纖芥**子厚**

謫辱〔訂〕昌黎柳子厚墓誌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辠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元和中當例名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自比躄病**〔訂〕柳子赵癈對

柳先生游於愚溪之上黧老壯盜十有一人進而言曰今兹是州赵癈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庑病顙之駒曰宕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必有師師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躄浮圖有師道而病躄居東祠十年未嘗及人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為師日餽飲食皆默且巾悅舉莫敢踰其制中庑病顙之駒額之病亦且十年不得齒他馬屏立擯辱凡廄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屏棄羣駟無以為乘庑

人咸曰病頹駒大而不麗可抹飾焉於是衆牽駒
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御夫盡飾然後敢
持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今先
生来吾州六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而一癈不
復曽不咎躄足延
頹之猶有遺也

怨懟指天

〔訂〕又天說果蓏既壞
蟲生之人之血氣敗
逆而癰痔生之木朽而蝎中艸腐而螢飛是豈不以
壞而後出耶蟲之害物也滋甚人之壞元氣陰陽
也亦滋甚有能殘斯人者有功於天地者也受賞
必大矣其既爲能者受罰亦大矣又云天地大果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昜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
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亾得喪于果蓏
癰痔草
木耶

〔增〕定命

左傳成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與路樞密 公弼

即日秋序乍涼恭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戀進謁遂掃迹滅影於人間矣敢圖恩舊存録衰老貺賜誨餙開讀怳然鉅人長德宜在朝廷出司留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餘掃除邱墓存省遺老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掃跡 見卷一末 滅影 〔訂〕陶貞白解官表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 〔增〕留鑰 唐書盧鈞傳為東都留守邀遊林墅寘心榮進卧護留鑰門迮蕭賅宋史寇準傳準鎮大名北使至語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凉恭惟鈞候萬福北轅遂彌月矣徒御（舊誤作銜）所次皆異時遊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忽已揚塵摩挲銅狄想復一嘆也

〔增〕徒御 詩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濁河 〔訂〕戰國策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抱朴子阿膠一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揚塵 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與麻姑相聞麻姑至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摩挲銅狄 後漢書方術傳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

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魏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卧護而一方遺黎喜見漢官威儀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增〕陪京潘安仁閑居賦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案宋之倍京宋州也路公獨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帖蓋嘗為宋州留守帖皆其旹簡寄也

卧護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

漢官威儀〔訂〕光武帝紀更始將北都雒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擁莫不咲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爲

大旆首涂又貺教寵高情凛然收錄陳人孰如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屏居之使舊本誤作便今竟不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增〕首涂沈吳興文戚令首塗仁風載路塗通涂〔增〕收錄陳人東坡荅王幼安宣德啓講脩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增〕追路後漢書趙壹傳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增〕度外後漢書隗囂傳囂子入侍公孫述遠據追垂帝謂諸將曰當置二子於度外耳

與何樞密

溪上今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温而公已登烏府旋領樞要區區之喜固異於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眾庚姓名徹聞於廊廟所冀高明必諭此意即日冬序晴寒恭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竄跡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增問寒温蘇學士簡李之儀眾垢深重不更以無益寒温之問垢衆知交烏府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號曰朝夕烏一日之雅注見卷四與王侍郎帖增一涯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

七十矣況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無復他望尚冀因來　訪問生死亦足以為哀老之榮

增殘年（老杜過王倚飲贈歌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常相見）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增因來（柳州賀王參元書因人南州來致書訪死生）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屬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絕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

戯

增一節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增使萬里昌黎送殷員外序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詳與何首帖及是帖其人乃何鑄也宋史鑄傳初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進御史中丞所謂登烏府也以殿學僉樞使金為報謝使既反命復由提舉萬壽宮召赴行在再遣使金所謂復有此命也而其命對之始首陳感物之道莫過於誠亦似忠信者之言然史稱其迎望風旨議者少之單車訂文選李陵荅蘓武書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祁寒書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絶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絶大漠折衝晏子春秋折衝千里

之外文選魏公九錫文折衝注挫擢姦惡衝突強敵神物護持〔訂〕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與莫內翰名壽字壽朋

資政書言公近有家嗣之戚恭惟情鍾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冊府時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抱孫以慰目前勿過戚戚也

情鍾〔訂〕世說傷逝門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冊府〔訂〕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羣玉山往古帝王以為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故秘書省亦

謂之策府〔增〕勝衣史記三王世家王子賴天能勝衣趨拜抱孫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董德又又恐當作父德父見後帖傳送問遺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老來獄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宣

〔增〕獄事史記張儀傳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注索隱饜飽也謂欲令其多事又厭同蘇軾詩君看獄事人無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增〕燕几儀禮士丧禮綴足用燕几跡言燕几者當在燕

寢之內常憑之以安其體也〔增〕匆匆當作勿勿注見本卷與胡樞密後倣此

比聞盡闢一本作復舍匆一本作前地手種花竹一本作木遂移春入壺中矣又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虎邱之遊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適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合卺謂已獲麟謙仲云尚擇婚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此耶一咲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

見玉堂嚴靈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崑山**注見下帖**虎邱**圖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闔閭所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邱晉王珣山銘云虎邱先名海涌山**治具**史記灌夫傳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巹**禮記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獲麟**訂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君子曷為為春秋註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往視之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孔子仰推俯察故作撥亂之法以捜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岱宗二句**訂此二句老杜望嶽詩也孔安國尚書傳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撫遺歐陽永叔曰今人呼妻父為岳公以太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峯又呼丈母為太水不知出何書也詳帖引杜句知尚有未字之女嘲其倣文人不了

也

去夏屬疾纏繞一時比聞橫山訃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久病方間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捄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貺皆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譴斥之罪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董郎攜婦看翁媼云内翰遣介行且至矣亟草一紙屬德父以竢不宣

〔增〕繳繞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繳音近呌呌呼謂煩也又繳繞猶纏繞也〔增〕赴捄詩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鄭箋謂護凶事若有賵贈也漢書注捄古救字〔增〕崑山宋地理志隸平江府王半山詩王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自注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主生王也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崑山縣西北三里馬鞍山孤峯特秀昔高僧慧嚮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為侍感致神人縣令以聞武帝令建寺〔增〕孟東野崑山惠聚僧房詩昨日到上方片雲挂石床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半山慧聚寺次孟郊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林露翰飢更清風蘤遠亦香〔增〕翁媪陳造贈高司李詩盃盟頊頊家雞嫩翁媪嗚嗚社酒香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歇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扉雞犬上屋而雨腳猶未斷如西徐冣高卬古仰字殆欲

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塏不受暑時褰衣一登可
以下視蜂蟻之隘而東堂雄深亦不惡有登堂者當
疑公狀貌魁梧也

〔增〕水及半扉 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

雞犬上屋 張籍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逐家家雞犬驚上屋

雨脚未斷 杜工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林林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懸釜而炊 戰國策智伯陰結韓魏伐趙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

爽塏 注見卷一與胡樞密帖

不受暑 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脩竹不受暑交流空

湧波［增］褰衣柳子厚詩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藥左丞帖［增］魁梧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別去夜泊泖口迨曉乘便風掛帆絶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閶閭城已在望中矣孤舟獨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雾晝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几案否即日大暑蒸惟台候萬福某次閶門日正中暑甚遂移舟虎邱少愒劍池上需一夕之凉而諸瓢坌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脫長老從匆勞勉良苦某

荅曰所謂纏倒藤矣一笑遂别還舍未幾瘖痟大作遣狀草草不宣

泖口 吳郡圖經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三泖涼波魚絁動五茸春草雉媒嬌

增 大姚 在吳郡東境童珮大姚寺詩江國何年剎村人說大姚

闔閭城 吳郡圖經吳王闔閭委計於伍子胥使之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恭王之六年也

增 呌天 南史謝述傳述在江陵奉兄喪還都至西塞值暴風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冒浪而進喪舫幾沒述呌號呼天幸而獲免

增 海鹽 馬氏通考海塩秀州屬按秀州今嘉興府海鹽陳省入鹽官唐復置

閶門 吳郡圖經吳王闔閭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其西曰閶門者象天之有閶闔也

劒池 吳郡圖經舊傳秦皇求劍地裂為池太平寰宇

記山澗是孫權所鑿以求闔閭寶器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謂之千人坐因生公講法淂名〔增〕諸甔王半山重登寶公塔詩遺寺有門非輦路故池無鉢但僧甔按諸甔當時諧語東坡贈杜介詩問禪不歸舍屢為甔壺繞並以意也與半山詩甔字有別〔增〕全至李義山上崔相國啓輶軒全至賦貢川流唐書儒學傳全集京師注淵然如塵之冥合腕脫唐書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纏倒藤里諺到被葫蘆纏倒藤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溷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退稍當有可字就筆專馳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制草得觀一時侯王將相

出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送此帖舊本在後

〔增〕館賓韓退之贈張籍詩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傍吾顏其厚〔訂〕唐書劉蕡傳文宗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被選者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

原附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令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

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蓌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請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名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旹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艸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蕟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稱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嬪妤會公當制是夕御札趣進 告甚急

翊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日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踰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名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名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辭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繞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憖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詳實不侈不浮益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云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意具載於此矣闕十三字之藏縈辱戒諭遂不敢留令併納上某自余郎罷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

能遣送不敏愧恐

今併納上〔訂〕原注錄公與対詣兄內翰帖云制詞索序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只乞門狀紙百番戒一吏真書大字見賜按此帖為欲留制草原本因其屢索故遣還之而轉致対詣囑寫副本見貽也知前闕行內是欲留制草之語

蔡煌體乾
其炳用謙 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建子月上澣張玉穀繕樣